修訂日期: 2005/11/30 發行日期: 2006/2/15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51, No. 2098 原始資料: 蕭鎮國大德提供, 北美某大德提供

#### No. 2098

#### 古清涼傳序

夫。紫府名山。七佛師棲真之處。清涼聖境。萬菩薩晦跡之方。亘於古今。備於圖籍。芬馥之異華靈草。瑩潔之幽石寒泉。瑞氣吐於林中。祥雲橫於嶺上。蒼巖入夜烱烱而燈燭常明。碧洞侵晨。殷殷而鼓鐘恒響。老人蕭散於溪谷。童子游戲於烟霞。燦燦之樓閣莊嚴。巍巍之殿堂崇麗。或則高僧遠訪。或則貴族親臨。觀化儀結得道之緣。瞻相好發至誠之願。修殊因於此日。證妙果於他生。恒覩玉毫之光。常居金色之界。其悟達者。識心而見性。其歸依者。殄障而消災。可謂福不唐捐。功不虛棄。編聯傳記。流布寰區。誘引顓愚。咸深諦信。齊登覺路。俱造玄門。同乘般若之舟共昇涅槃之岸。大定辛丑歲二月十七日。永安崇壽禪院雪堂中隱沙門廣英。謹序。

#### 古清涼傳卷上

#### 唐朝藍谷沙門慧祥撰

立名標化一

封域里數二

古今勝跡三

## 立名標化一

謹按。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有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常為說法。余每覽此土名山。雖嵩岱作鎮。蓬瀛仙窟。皆編俗典。事止域中。未有出於金口。傳之寶藏。宅萬聖而敷化。自五印而飛聲。方將此跡。美曜靈山。利周賢劫。豈常篇之所紀。同年而語哉。今山上有清涼寺。下有五臺縣清涼府。此實當可為龜鑑矣。一名五臺山。其中。五山高聳。頂上並不生林木。事同積土。故謂之臺也。酈元水經云。其山。五巒巍然。迴出群山之上。故謂五峯。晉永嘉三年。雁門郡[竺-二+俊](蘇果蘇寡二切)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為之步驅而不返。遂寧居嚴野。往還之士。時有望其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為仙者之都矣。仙經云。五臺山。名為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旌異記云。雁門有五臺山。山形有五峙。一臺常晦。不甚分明。天清雲散。有時而出。括地志云。其山。層盤秀峙。曲徑縈紆。靈嶽神嵠。非薄俗可棲。止者。悉是棲禪之士。思玄之流。及夫法雷震音。芳煙四合。慈覺之心。邈然自遠。始驗遊山者。往而不返。集記者曰。文殊師利者。蓋法身之大士也。先成正覺。名龍種尊。名歡喜藏。亦號普見如來。今以方便力。現為菩薩。所以對揚聖眾。攝濟群蒙。鞭

其役者。驅之彼岸。詳乎道也。識智無以造其源。談乎跡也。名數不可階其極。但以 迷徒長寢。莫能自悟。遂使俯降慈悲。見茲忍土。任持古佛之法。常居清涼之地。表 跡臨機。俟我含識。般泥洹經云。若但聞名者。除一十二劫生死之罪。若禮拜者。恒 生佛家。若稱名字。一日至七日。文殊必來。若有宿障。夢中得見形像者。百千劫中 。不墮惡道。大矣哉斯益也。火宅諸子。何可忘懷。但博望張騫。尋河源於天苑。沙 門法顯。求正覺於竺乾。況乃咫尺神洲。揄揚視聽。其來往也。不移於晦望。其涉降 也。匪勞於信宿。豈可不暫策昏心。聊揮懈足。歷此微欵。為覺路之津乎。或問。大 聖化物。理應平等。正宜周旋億剎。何乃滯此一方乎。答曰。誠如來旨。誠如來旨。 但具三緣。須居此地。一是往古諸佛展轉住持。二使無志下愚。專心有在。三為此處 根熟。堪受見聞。余謂。抑揚之道。如斯而已矣。

#### 封域里數二

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東南一百餘里。其山 。左隣恒嶽。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若乃崇巖 疊嶂。[泳-永+(虍-七+(一/八/八/目))]谷飛泉。觸石吐雲。即松成蓋者。數以千計。其 霜雪夏凝。烟霧常積。人獸之不可闚涉者。亦往往而在焉。登中臺之上。極目四周。 唯恒岳居其次。自餘之山谷。莫不迤邐如清勝也。

中臺。高四十里。頂上地平。周迴六里零二百步。稍近西北。有太華泉(亦名□池也 )。周迴三十八步。水深一尺四寸。前後感者。或深或淺不同。其水清澈凝映。未嘗減 竭。皆以為聖人盥漱之處。故往還者。多以香花財賄投之供養。臺頂四畔。各二里。 絕無樹木。唯有細草靃(息萎切)靡存焉。諸臺。無樹有草。例皆准此。酈元水經注云。 東峨谷水源出中臺。其水眾溪競發。控於群川。亂流西南。經西臺之山。歷東峨谷。 謂之東峨谷。

東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周迴三里。去中臺太華泉。四十二里。按括地等 記言。諸臺高下。遠近里數。多相乖越。蓋是取道不同。或指臺有異。今聊據一家。 存其大致也。欲向東臺。先從中臺經北臺。初過中間。但乘岡嶧。不阻溪澗。頂上無 水。惟有亂石。小柏谷水。出此臺下。北注滹沱(音陀)。其山東南。延四十里。連入恒 州行唐縣界。翻嶺山東。相連恒岳。西北延十三里。連入繁峙縣界大柏谷。

西臺。高三十五里。頂上地平。周迴二里。有水。東去太華泉四里。其山西北。 延二十里。入繁峙縣界西峨谷。

南臺。高三十七里。頂上地平。周迴二里。無水。北去太華泉八十里。南有溪水 。源出此山。發源東南亂流。入東溪水。其山正南。延六十里。連五臺縣界當嶔巖寺

P. 2

北臺。高三十八里。頂上地平三里。南去太華泉十二里。頂上往往有磊落石。叢石澗。冽水不流。其山正北。延二十里。連繁峙縣界大柏谷。谷中有水。源出北臺。流注滹沱。山海經云。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郭璞注云。今滹沱。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括地志云。泰戲武夫。即一山也。今名派(音孤)山。即在臺東。去繁峙縣九十里。

## 古今勝跡三

自周穆遇化人之後。漢武得金神已前。去緒昭彰。久形於簡牘矣。但以秦王肆虐。焚燒詩書。遂使妙業真乘。與時而替。洎顯宗感夢。波瀾斯盛。浹寰瀛而啟路。架日月以爭暉。偉哉。可略而言者也。爰及北齊高氏。深弘像教。宇內塔寺。將四十千。此中伽藍。數過二百。又割八州之稅。以供山眾衣藥之資焉。據此而詳。則仙居靈貺。故觸地而繁矣。遭周武滅法。釋典淩遲。芳徽盛軌。湮淪殆盡。自非神明支持。罕有僕存者也。今之所錄。蓋是其徒至於真沒凋殘。可謂長太息矣。其有修建塔廟。造立尊儀。景業可稱。事緣弘替者。雖非往古。並即而次之。

中臺上。有舊石精舍一所。魏棣州刺史崔震所造。又有小石塔數十枚。並多頹毀 。今有連基疊石室二枚。方三丈餘。高一丈五尺。東屋石文殊師利立像一。高如人等 。西屋有石彌勒坐像一。稍減東者。其二屋內。花幡供養之具。[毯-炎+登]薦受用之 資。莫不鮮焉。即慈恩寺沙門大乘基所致也。基。即三藏法師玄奘之上足。以咸亨四 年。與白黑五百餘人。往而修焉。或聞殊香之氣。鐘磬之音。其年。忻州道俗。復造 鐵浮圖一。高丈餘。送至五臺。首置於石室之間。南有故碑二。見今已倒。抑文字磨 滅。維餘微映。余洗而視之。竟不識一字。一前刺史崔震所造。一忻州長史張備所立 。相傳云。備曾游山感聖。遂立此碑。以述微緒。將七百餘人引之。登臺竪焉。從此 東南行尋嶺。漸下三十餘里。至大孚圖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遊止。具奉聖儀 。爰發聖心。創茲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將弘大信。且今見有東西二 堂。像設存焉。其餘。廊廡基域。髣髴猶存。括地志。以孚為鋪。高僧傳。以孚為布 。斯皆傳錄之謬也。然此山諸處。聖跡良多。至於感激心靈。未有如此也。故前後經 斯地者。雖庸識鄙心。無不懇惻沾襟。咸思改勗。其二堂之下。不容凡止。昔有僧。 於東堂夜宿。端坐誦經。忽覺扶擲墜之東澗。自茲厥後。往者無犯焉。昔此寺有三沙 彌。每聞宿德話有靈隱。遂相將巖谷訪覓。冀得逢遇。已四五日。餱糧欲盡。尋路將 歸。至一馬嶺。息於樹下。須臾見一肥黑人。沿嶺而上。沙彌。叩頭作禮喚言。聖者 見遺道術。此人旨云。我待明日更來。爾等。且向東山松樹下待之。若見入穴者。求 之自得。便下嶺南去。沙彌尋嶺。至東山下。得一大樹。其樹腹空如門戶。視下杳冥 。沙彌樹傍竚立。日午後。雲間飄然如匹帛。下落樹前。乃一丈夫也。散髮高耳。色 若桃花。徑入松穴。沙彌等不敢近之。惝恍相視。一人云。據穴口待出。以死拘之。

良久。其人纔出。沙彌急抱。餘者禮拜乞恩。此人極怒罵云。痴頑物何不放。我卒不開言。沙彌放之。騰空而去。於是相將尋西歸。至昨日值肥人之所。忽見此人。復披林上嶺。逆謂沙彌曰。伊更作何言。報云。極嗔無語。肥人笑曰。嗜酒來飲。爾令惱之。慎不復來。急取伊酒好飲。言訖北下。沙彌依語入穴。有磴直下。可二丈許。平行北下。即是白石遍穴。光明如晝。有一銀瓮。以銀盤蓋之。上有銀盌。其酒芳香辛美。非世間之味。沙彌飲之。僅得出穴。沙彌悉醉。比覺口外各有細蟲。如馬尾交橫無數。於是。顏色鮮澤。氣力兼倍。還寺數朝。一時而失。

寺南有花園。可二三頃許。沃壤繁茂。百品千名。光彩晃曜。狀同舒錦。即魏孝文之所種也。土俗云。其花。夏中稍茂。蓋未是多。至七月十五日。一時俱發。經停七日。颯爾齊凋。但以幽險難尋故。使見之者寡矣。括地志。謂之花圃。云靈草繡林。異種殊名。鳥獸馴良。任真不撓。信為佳景也。從花園南行二里餘。有梵仙山。亦名仙花山。從地際極目。唯有松石菊花。相間照爛。傳云。昔有人。於此餌菊得仙。故以梵仙仙花為目也。今上麟德元年九月。遣使殷甄萬福。乘驛向此山探菊。

大孚寺東北二百步。有五臺祠。祠。隋末火燒。維有處所。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燒身寺。其處。先有育王古塔。至北齊初年。第三王子。於此求文殊師利。竟不得見。乃於塔前。燒身供養。因此置寺焉。其王子有閹竪劉謙之。自慨刑餘。又感王子燒身之事。遂奏訖入山修道。勅許之。乃於此處。轉誦華嚴經。三七行道。祈見文殊師利。遂獲冥應。還復根形。因便悟解。乃著華嚴論六百卷。論綜終始。還以奏聞。高祖敬信。由此更增。常日講華嚴一篇。于時最盛。昔元魏熙平元年。有懸瓮山沙門靈辯。頂戴此經。勇猛行道。足破血流。勤誠感悟。乃同曉茲典。著論一伯卷。時孝明皇帝。請於式乾殿。敷揚奧旨。宰輔名僧。皆從北面。法師。以正光三年正月而卒。時年三十有六。豈非精進所致。異世同塵哉。

王子燒身寺。東北未詳其遠近里數是中臺北臺南。東臺西。三山之中央也。徑路深阻。人莫能至。傳聞金剛窟。金剛窟者。三世諸佛供養之具。多藏於此。按祇洹圖云。祇洹內。有天樂一部。七寶所成。箋曰。又按靈跡記云。此樂。是楞伽山羅剎鬼王所造。將獻迦葉佛。以為供養。迦葉佛滅後。文殊師利。將往清涼山金剛窟中。釋迦佛出時。却將至祇洹。一十二年。文殊師利。還將入清涼山金剛窟內。又有銀箜篌。有銀天人。坐七寶花上。彈此箜篌。又有迦葉佛時金紙銀書大毘奈耶藏。銀紙金書修多羅藏。佛滅後。文殊。並將往清涼山金剛窟中。

昔高齊王時。大孚寺僧祥雲。俗姓周氏。不知何許人。年數歲而出家。初依并州僧統釋靈詢為弟子。統欲觀其宿習。便以大乘藏經。任其探取。乃得涅槃。因合誦之。未涉期年。一部斯畢。日誦一遍。以為常准。既聞此山靈。乃往居之。後於寺南。見數十餘人。皆長丈許。中有一人威稜最盛。直來迎接。頂禮云。請師行道七日。雲曰。不審。檀越何人。家在何處。曰弟子。是此山神。住金剛窟。於是。將雲北行。

至數里見宮殿園林。並飾以朱碧。雲乃居之誦經。其聲流亮。響滿宮室。誦經訖。神以懷其珍物。奉施於雲。雲不肯受。神固請納之。雲曰。貧道。患此微生。不得長壽。以修道業。檀越必不遺。願賜神靈之藥。神曰。斯亦可耳。即取藥一丸。大如棗許。色白如練。奉之。雲受已便服。遂獲登仙。還經師所。陳謝而去。

中臺南三十餘里。在山之麓有通衢。乃登臺者。常遊此路也。傍有石室三間。內有釋迦文殊普賢等像。又有房宇厨帳器物存焉。近咸亨三年。儼禪師。於此修立。擬登臺道俗往來休憩。儼。本朔州人也。未詳氏族。十七出家。徑登此山禮拜。忻其所幸。願造真容於此安措。然其道業純粹。精苦絕倫。景行所覃。并部已北一人而已。每在恒安修理(清翊按。與下孝文云云是一條。不應跳行寫)。

孝文石窟故像。雖人主之尊。未參玄化。千里已來。莫不聞風而敬矣。春秋二序。常送乳酪氈毳。以供其福務焉。自餘勝行殊感。末由曲盡。以咸亨四年。終於石室。去堂東北百餘步。見有表塔。跏坐如生。往來者具見之矣。石堂之東南。相去數里。別有小峯。上有清涼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於今在焉。

東臺亦有疊石塔。高六七丈。中有文殊師利像。臺之東連恒岳。中間幽曠。人跡罕至。古老相傳云。多有隱者。余常行至臺之東北。遇會一人。問其古跡。彼乃以手指臺岳兩間曰。昔時。因獵經至臺東。忽見茂林花果十餘頃。及後重尋。莫知其處。且諸臺之中。此臺最遠。其間山谷轉狀。故見者亡失所懷。禮謁之徒。多不能至。

昔有一僧。遊山禮拜。到中臺上。欲向東臺。遙見數十大蟲。迎前而進。其僧。 誓畢身命。要往登之。俄而祥雲欝勃。生其左右。顧眄之間。冥如閉目。遂深懷大怖 。慨恨而返。余與梵僧釋迦蜜多。登中臺之上。多羅初云必去。後竟不行。余以為聖 者多居其內矣。

西臺略無可述。臺之西。有祕[(序-予+林)/女]巖者。昔高齊之代。有比丘尼法祕。惠心天悟。真志獨拔。脫落囂俗。自遠居之。積五十年。初無轉足。其禪惠之感。世靡得聞。年餘八十。於此而卒。後人重之。因以名巖焉。余。曾與二三道俗。故往尋之。觀其所居。乃地府之奇觀也。巖之東西。壁立數千丈。石文五色。赩似朝霞。有松樹數行。植根巖腹。於是兩邊漸降。合於西面。中間一路。纔可容身。自餘天然狀如城郭而佛堂房宇。猶有數間。禪誦之跡。足使觀者興懷耳。

南臺。靈境寂寞。故人罕經焉。臺西有佛光山。下有佛光寺。孝文所立。有佛堂 三間。僧室十餘間。尊儀肅穆。林泉清茂。

昔有大隋開運。正教重興。凡是伽藍。並任復修。時五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於 此有終焉之志。遂再加修理。禪師。俗姓刑氏。本土人也。馳馬之歲。即預出家。宿 植德本。早懷津問。初從介山之右抱腹山志昭禪師所。詢求定驗。超亦道隣將聖。妙 盡還源。而內蘊知人。特賜殊禮。告眾曰。解脫。禪習沖明。非爾徒所及。勿同常輩 令其執僧役也。炎涼未幾。遂返故居。自爾常誦法華。并作佛光等觀。脫。數往大孚 寺。追尋文殊師利。於東臺之左。再三逢遇。初則禮已尋失。後則親承音訓。語脫云。汝今何須親禮於我。可自悔責。必悟解耳。脫敬承聖旨。因自內尋。乃悟無生。兼增法喜。遂慨茲獨善。思懷曠濟。祈誠大覺。請謹此心。乃感諸佛現身。同聲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曉此法眼 一切諸佛皆隨喜

脫又問空中曰。寂滅之法。若為可說得教人耶。諸佛即隱。但有聲曰。

方便智為燈 照見心境界 欲究真法性 一切無所見

又曾本州都督。請傳香戒。法化已畢。將事東歸。都督并及僧徒。送至誠東首。 日時向暮。脫自念。不得燒香供養。踧踖慚愧。遂聞城頭有聲曰。

合掌為花鬘 身為供養具 善心真實者 讚歎香烟布 諸佛聞此香 一時來相度 眾等勤精進 終不相疑誤

時。脫既聞此聲。彌加勇猛。自爾之後。證入渝深。高山景行。是焉攸屬。箋曰 。按別傳云。解脫禪師。既蒙大聖指示心印。乃謙卑自牧。專精侍眾。厥後。大聖躬 臨試驗。脫每清旦。為眾營粥。大聖忽現於前。脫殊不顧視。大聖警曰。吾是文殊。 吾是文殊。脫應聲曰。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大聖。審其真晤。還隱不現。於是 。遠近輻湊。請益如流。咨承教誨。日盈萬指。師之德業。如慶雲之庇於八方。若甘 雨之潤於百穀。四方衲子。無不瞻依。師凡激勵於人。唯嚴唯謹。彼時未成叢席。故 露坐者多。遂使瓶鉢繩床。映滿林藪。俯徇善誘。隨事指撝。務攻其所疾。略無常準 。故遊門之士。莫能窺其庭奧也。然不出其寺。垂五十年。學成禪業者。將千餘人。 自外希風景漱波瀾。復過數倍。念尋傳記。多見古人。雖衡岳惠思。十信顯其高位。 台山智者。五品標其盛列。至於奘訓門人。使我生其羽翼者。未有若斯之盛也。自非 行位超絕。俯跡同凡。必是大聖潛通。助其弘誘耳。故恒岳之西。清涼東南之隅。有 清信女。患目盲。常觸山居。心祈文殊師利聖者。晝夜精懃。至誠懇禱。感聖加被。 遂得重明。後不知其所終。又恒州土俗。五十餘人。六齋之日。常齎香花珍味。來就 奉獻文殊師利。及萬菩薩。年年無替。又捨珍財。選地建寺。文石刻銘。至今猶在。 元魏沙門釋曇鸞。本雁門高族。在俗之日。曾止其寺。結草為庵。心祈真境。既而備 覩聖賢。因即出家。其地。即鸞公所止之處也。後人廣其遺址。重立寺焉。今房屋十 間。像設嚴整。又木瓜谷西十五里。有公主寺。基域見在。未詳其致焉。

# 古清涼傳卷上古清涼傳卷下

#### 唐朝藍谷沙門慧祥撰

遊禮感通四 支流雜述五

## 遊禮感通四

余。幼尚異概。長而彌篤。每聞殊方之唱。輒慷慨興懷。孰謂一朝翻然自致滅矣 。遂得攬樛木啟荒蓁。勵蹇忘疲。直登中臺之首。於是。俯瞰萬物。傍眺千里。足蹈 風雷之上。志凝霄漢之中。忽然若捨其浮生。迢迢焉似淩乎天庭。始悟壯觀之淘思小 大之傾者。雖未覩王山九層之妙。鷲峯雞足之美。內撫微躬。亦何幸之多也。豈徒千 載之一遇。故乃萬劫之稀逢耳。但玄樞難兆。幽關罕闢。苟在未晤。雖邇而遐瞻望神 京。不能無戀。然承近古已來遊此山者多矣。至於群錄鮮見倫通。良以時無好事。故 使芳塵委絕。不生遠大。後生何仰焉。且如曇靜曇遷惠安惠瓚。並釋門鵷鷺。寶地芝 蘭。俱登臺首。蔑聞誌記。自餘湮沒者。胡可言哉。所以捃拾遺文。詳求耳目。庶思 齊之士。彙征同往。又按別傳云。文殊師利。周宇文時。化作梵僧。而來此土云。訪 聖迹。欲詣清涼山。文殊師利住處。於時。智猛法師。乃問其事纔伸啟請。俄失梵僧 。此似曉勵群蒙。令生渴仰。若篤信神通者。豈遠乎哉。齊定州僧明勗。未詳何處人 也。少懷倜儻。志概凝峻。承聞此山神秀文殊所居。裹糧負笈。杖錫而至。凡事幽深 。靡不畢造。唯覓文殊師利。未經數日。遇一異僧。狀同其志。亦裹糧杖錫云。覓文 殊。偶然一處。忽爾相見。於是。明勗即禮異僧。異僧亦禮明勗。各云。大聖大聖。 願見救度。如此之俱困而乃止。殆問訊方俗。各述所居。勗遂無疑而忻得同志。相隨 登陟。經於三日至東臺。東南見一故屋。中有數僧。並威儀疎野。容貌蕞陋。異僧初 不致敬。次亦明勗慢之。既接喧涼。投中寄宿。爾夜異僧暴疾。困篤難堪。便利床蓆 。臭穢無已。但云。我病困。如此之聲。未甞斷絕。乃相勸出山。因離其處行百餘步 。住屋異僧。倏焉俱失。勗方悟聖人。慨其愚暗。崩號慟絕。幾至滅身。懇欵旬餘。 更無所見。還歸本住。向名德敘之。識者告曰。我病困者。道汝我人之病困也。汝當 覺之。必蒙度脫。勗乃將遵聖誨。謙卑自守。縱遇童隸。敬接無虧。每輒思之。流淚 終日。年七十餘。終於所居。

周沙門。未詳其氏諱。即前娑婆寺主。明禪師之師也。少年出家。遊歷名山。禪習為業。晚到五臺山。與明俱止娑婆寺。後將明尋求聖跡。往東台東花林山。至一名谷。且入深山。忽見石臼。如新搗藥。傍有木杵。有藥香。師告明曰。我今求此聖得隣。須臾間。有二人至。形容偉大。長眉披髮。因頂禮捧足。請救危厄。仙人曰。我共眾議。詳審汝行。乃北行二十餘步。二人遂去。良久。更有一人來。只云。汝來已

允可。遂我行至一石邊。回顧語沙彌曰。汝可徐行。勿驚清眾。言訖。忽見茂林清泉。名花異果。廊廡交映。樓臺閒出。鮮花照爛。狀若天宮。有十四五人。或道或俗。儀容溫穆。對坐談笑明師步步修敬。徐面直進。彼問曰。汝從何來。能至我所。然此閒清淨果地。不宜小兒。汝送沙彌。令出眾外。方來相見。明師敬諾。承命送出沙彌。自忻多幸。方思啟問。未行數步。恍若有忘。徘徊四望。都無所見。唯高山巨谷。蟠木秀林而已。師謂明曰。與汝無福。其若是乎。乃尋路而歸。倍加懇勵。年八十有四。卒於娑婆寺焉。

隋并州人高守節。家代信奉。而守節尤深。最為精懇。到年十六七時。曾遊代郡 。道遇沙門。年可五六十。自稱海雲。與之談敘。因謂曰。兒能誦經否。答曰。誠其 本心。雲即將向臺山。至一住處。見三草屋。纔可容身。乃於中止。教誦法華經。在 外乞求。給其衣食。節。屢見胡僧來至。與師言笑。終日歸去。後雲輒問。識向胡僧 否。曰不識。雲貌似戲言曰。是文殊師利菩薩。節。雖頻承此告。未晤其旨。後忽使 節下山。就村取物。仍誡之曰。夫女人者。眾惡之本。壞菩提道。破涅槃城。汝向人 間。宜其深慎。節敬諾。受教下山。中路見一女人。年十四五。衣服鮮華。姿容雅麗 。乘一白馬。直趣其前叩首。向節曰。身有急患。要須下乘。馬好跳躍。制不自由。 希君扶接。濟此微命。節。遂念師言。竟不回顧。女亦追尋數里。苦切其辭。節執志 如初。俄而致失。既還本處。具陳其事。師曰。汝真丈夫矣。雖然。此是文殊菩薩。 汝尚不悟。猶謂戲言。然於此誦經。凡歷三載。法華一部。甚得精孰。後聞長安度人 。心希刉落。晨昏方便。諮師欲去。師曰。汝誦得法華經。大乘種子。今已成就。汝 必欲去。當詢好師。此之一別。難重相見。汝京內可於禪定道場。依止臥倫禪師。節 。入京求度。不遂其心。乃往倫所。倫曰。汝從何來。答曰。從五臺山來。和尚遣與 師為弟子。倫曰。和尚名誰。答曰。海雲。倫大驚歎曰。五臺山者。文殊所居。海雲 比丘。即是華嚴經中善財童子祈禮。第三大善知識。汝何以棄此聖人。千劫萬劫。無 由一遇。何其誤也。節。乃悟由來。恨不碎其身骨。而愚情眷眷。由希再覩。遂辭倫 返迹。日夜奔馳。及至故處。都無所見。

釋普明。俗性趙。濟州人也。年三十出家。止泰山靈巖寺。每聞清涼瑞像。乃不遠而來遊。於南臺之北。鑿龕修業。忽遇一僧。姿形偉盛。來共談展。因問其所住。答。在此北邊耳。遂共論生死難度。煩惱難調。言甚切至。祇云。努力努力。既別而去。時每數來。方便周旋。唯存誡勗。後有群賊四五人。倏然劫奪。緣身略盡。明旦怡然。初無懼惜。賊去。其僧遂至。明向敘之。彈指稱善曰。努力努力。未經少時。有二虎哮吼。直入庵內。明亦鎮懷不動。次兩日。彼僧又來。明以情告。僧甚喜躍。然意望慇懃。復言。弩力努力。更得月許。忽風雪飄駛。俄深數尺。凝寒猛烈。特異於常。日暮有一婦人。儀容婉嚴。告明曰。寒苦之甚。請寄龕中。明遂憫而許之。彼衣疎薄。又無茵蓐。更深雪厚。申吟轉多。告明求寄床上。明初不許。比至三更。其

聲遂絕。明以手撫之。上下通冷。纔有氣息。恐其致殞。引使登床。明解衣蓋。及手足襯以煖之。庶其全濟。夜既深久。明忽為睡纏。少爾而覺。女乃通身溫適。細滑非常。明遂慾火內起。便生惡念。方欲摩牧。彼已下床。以手搭之。倏焉而失。明。於是遍身洪爛。百穴膿流。眉毛鬚髮。一時俱墮。而疼痛辛苦。徹骨貫心。臭穢狼籍。蛆蟲滿室。明既獲斯苦。慨責無限。舉身投地。一叫而絕。少復醒悟。投地如前。悲泣哀號。聲終不絕。唯云。大聖願捨愚蒙。聲聲相續。如此重悔。經二月餘。忽聞空中有聲曰。汝無禪行。不可度脫。賜汝長松。服之當為俗仙矣。明承斯告。雖慶所聞。但未識長松。彌加懇惻。後經七日。空又告曰。長松在汝菴前。並陳色貌。採餌之法。明依言取服。經三日。身瘡即愈。毛髮並生。姿顏日異。乃就娑婆寺僧明禪師所居。具陳其事焉。不久之間。遂化仙而去。

唐沙門釋曇韻。未詳其姓族。高陽人也。宿悟泡幻。辭親出家。退靜幽間。彰乎齠齓。年十九。投恒岳之側蒲吾山。精修念慧。後聞五臺山文殊所居。古來諸僧多人祈請。遂超然杖錫。來詣清涼。適至於山下。聞殊香之氣。及到大孚寺。見花園盛發。又聞鐘磬之音。忻暢本懷。彌增戀仰。於是。住木瓜寺。二十餘年。單居務道。然處以瓦窯。服唯敗衲。地鋪草蓐。更無薦蓆。一器一食。一受一味。清真簡勵。蓋難擬也。後隨師南邁。終西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即正觀十六年也。

釋昭隱。俗姓張。本忻州人也。童丱出塵。師習名德。住五臺縣昭果寺。苦節真心。駕超儔伍。學次第定。證入殊深。栖遲林薄。耽好聖默。止木瓜寺二十年。佛光寺七年。大孚寺九年。感見之迹。殆無詳者。至龍朔年中。會賾登臺之日。隱。時氣力已謝。猶杖策。引至大孚。感滅火之祥。同所親見。年七十餘。端然跏坐。卒於本寺焉。同僧明隱。業履淳修。每習五停心觀。亦四十年。多住清涼諸寺。

釋明曜。未詳姓氏。志學之年。早祛俗網。問津訪道。略無常師。曜。住昭果寺。常誦法華。讀華嚴經。每作佛光等觀。曾同與解脫。俱至大孚寺。祈請文殊師利。至花園北。見一沙門。容服非常。徐行前進。又至東邊佛堂。將欲東趣。曜時驚喜交集。肘步而前。來至數尺。遂無所覩。悲歎久之。與脫俱返。曜形長七尺。威容和雅。談敘抑揚。動止有則。會賾。先往五臺。親承禮拜。語賾云。我大業十二年。見安禪師。歷名山諸寺。禮覲聖迹。今日復見法師。是不可思議。願法師長命無病。弘讚佛法。時年一百六歲。未曾策杖。而神彩無墜焉。後不知年幾而終。

代州有信士。失其姓名。年二十餘。時登臺禮拜。忽遇一僧。引之向東臺之東。至一住處。屋宇如凡人家。中百十餘僧。先引者問曰。能住修道否。答曰。能。乃即經停半歲。僧等多服藥餌。時兼果菜。湛若神居。寡於言說。又於汲井之南。見一莖葉圓。如荷葉大。可至尋。日取半邊。明生如故。初雖怪之。後不介意。乃與僧徒。共採而食。日月稍久。暫請還歸。僧亦放之。少不留礙。到家數宿。即來馳赴。但見山谷如舊。都無蹤跡。頻尋求訪。寂寞如初。其人不知聖人。悼責無已。余見之時。

已七十餘矣。

唐龍朔年中。頻勅西京會昌寺沙門會賾共內侍掌扇張行弘等。往清涼山。檢行聖迹。賾等。祇奉明詔。星馳頂謁。并將五臺縣呂玄覽畫師張公榮等十餘人。共往中臺之上。未至臺百步。遙見佛像。宛若真容。揮動手足。循還顧盻。漸漸至近。展轉分明。去餘五步。忽然冥滅。近登至頂。未及周旋。兩處聞香。芬列逾盛。又於塔前。遣榮粧修故佛。點眼纔畢。並聞洪鐘之響。後欲向西臺。遙見西北。一僧著黑衣。乘白馬奔就皆共立待相去五十步間。忽然不見。賾慶所稀逢彌增欵詣。又往大孚寺東堂。修文殊故像。焚燎傍草。飛飈及遠。燒爇花園。煙焰將盛。其園。去水四十五步。遣人往汲。未及至間。堂後立起黑雲舉高五丈。尋便雨下。驟滅無餘。雲亦當處消散。莫知其由。便行至於飯仙山。內侍張行弘。復聞異香之氣。從南向北。凡是古跡。悉追尋存亡名德。皆親頂禮。賾等。既承國命。目覩佳祥。具已奏聞。深稱聖旨。於是。清涼聖跡。益聽京畿。文殊寶化。昭揚道路。使悠悠溺喪。識妙物之冥泓。蠢蠢迷津。悟大方之幽致者。國君之力也。非夫道契玄極。影響神交。何能降未常之巨唱。顯難思之勝軌。千載之後。知聖后之所志焉。賾。又以此山圖為小帳。述略傳一卷。廣行三輔云。

西域梵僧。釋迦蜜多羅者。本師子國人。少出家。本住摩伽陀國大菩提寺。遊方 利物。蓋自天真。麟德年中。來儀此土。云向清涼。禮拜文殊師利。自云九十五夏。 每跣足而行。常唯一食。或復虛中七日。兼修露坐。不栖房宇。而輒至食。向東北遙 禮。至止未久。奉表以聞。特蒙恩許。仍資行調。勅遣鴻臚寺掌客。為譯語人。涼州 沙門智才。乘驛往送所在。供給多羅。以乾封二年六月。登於臺者。并將五臺縣官一 員。手力四十人。及餘道俗總五十餘人。初欲上之日。從思陽村。行三十里。日中時 將到。多羅即召集僧徒。自行香水。特以親手奉施眾僧。多羅因不飲食。卒經三日。 食訖將行。譯語誡眾曰大聖住處。億劫稀聞。況得親經。誠宜剋念。幸各專志。勿復 誼譁。設有所逢。但自緘默。於是而進。路既細澁。前後聯翩。多羅與二僧。最為先 導。欲至山下。遙望清涼寺。下至半峯。忽遇神僧立於巖上。即五體投地。頂禮數拜 。及登未遠。乃有數人聞鐘聲香氣。至臺南五里。遂即停泊。乃令人作土壇二層。高 尺餘。周方丈許。採拾名花。四周嚴飾。多羅。日夜六時。遶壇行道。又日別。數度 入水澡身。每旦以淨瓶四枚。滿盛淨水。上著粳米數合。牛乳半升。使人跪捧。多羅 呪願百餘日。向人云。面各瀉之。西方供養之法也。經兩宿便進食。食訖登臺。臺南 面亂石鱗次。向餘三里。多羅肘膝而行。血流骨現。僅登臺上。見白兔狐。遶塔而滅 。即於塔前。五體布地。從辰至西方還所止。明旦。更欲登臺。其勅使王。與余及二 三道俗。去其十餘步。徙倚環立。王徐而議曰。在京聞此極多靈瑞。及到已來。都無 所見。雖有鐘聲香氣。蓋亦未有奇特。人閒傳者。何多謬也。言適竟。多羅。遂呼之 譯語。而責曰。君是俗人。未閑佛法。何乃於此紛紜興謗。余。自少已來。更無餘德

。唯尋禮聖迹。用以為常。依西方傳記。南閻浮提。有聖人恒止住處。凡二十九所。 余所經者。兼茲九矣。然自外祈請。契濶良難。或一年半年。一月半月。心祈所措。 猶或未允。今此大聖慈悲。赴眾生願。以余寡薄。將為滿足。君旦生慇重。獲福無邊 。何以輕發樞機。□貽深禍。王乃鞠躬頂禮。懺謝無已。但多羅不解漢語。相去十餘 步音辭。故是天隔遠。近亦未得聞。忽焉此及。莫不驚歎。當時從者。彌加驚異焉。 既重登臺。乃將香花及錢。投之太花池內。復東南。向大孚寺。其東堂外壁。半餘褫 落。多羅。手自泥塗令淨。方止於中一宿。遂遵歸路。到京之後。具向道宣律師。述 其所感。余與梵僧登臺之日。默而念曰。此處清涼。宜安舍利。使往來觀禮。豈不善 耶。梵僧還後。余便往定州恒陽縣黃山。造玉石舍利函三枚。大者。高一尺七寸。擬 安中臺塔內。小者二。高九寸。擬安北臺鐵浮圖內。並作蓮花色道。異獸之像。亦盡 一方之妙焉。時定州隆聖寺僧智正。及清信孝行者郄仁。聞余此志。咸期同往。以總 章二年四月。正等俱至。正。時年過七十餘。而步涉山水。八百餘里。並將妙饌。上 山供養。即以其月二十三日。與臺山僧尼道俗。向六十人俱登之。至臺南面。僅將下 乘。而玄雲四合。雨下數滴。並皆惶懼。恐不得安。乃捧舍利并函。即上到訖。禮拜 備盡誠敬。焚香採花供養。舍利每將安置石函。忽遶四邊。可百餘尺。雲霧廓清。團 圓如鏡。安函既畢。還合如初。時有一尼。獨往太華池供養。乃見池裏有大蘽。大龍 遶之。侶彼方龍花蘽之像也。俄而雲雨晴霽。於臺宿。明旦。往北臺。正以所持香花 供養。敬設中食。食訖安舍利。安訖禮拜。眾哀號而去。有一僧。身漏所逼。於台下 之東北。稍下泄之。遂聞谷下隱如雷震之響。心[怡-台+采]而起。適投袈裟。有黑風 勃然拂衣而過。其僧憂惕。比下不安。余在彼二年。方還京邑。余歸之後。有清信士 。不詳其氏諱。次往登之。其人年可二十。衣服藍縷自云。從抱腹山來。識者相傳云 。每在并州。巡市乞焉以所乞得。造濾水囊。可七八寸。造訖。隨處勸人令用。凡造 數千餘。當來之日。亦携十數。信士登臺。還到清涼寺下。忽聞鐘聲。聞已即禮遂與 同侶一人尋之。既得至寺。誓住一夏禮懺供養。於北崖之下。結草為菴。初數日之間 。時聞鐘聲。或早或晚。十日後。每齋時為准。又於佛堂讀經。至夜輕有神光朗照。 不勞燈燭。信士。神容簡暢。動止肅恭。直爾對之。祛人鄙悋。然凡所談吐綿綿入微 。時總疑之。為不測之人也。余略與周旋。不復能備。

荊州覆舟山玉泉寺沙門弘景。高尚僧也。以咸亨二年二月。從西京往彼禮拜。承遂厥心。未詳其所感耳。慈恩寺僧靈察。以上元二年七月十日。往彼禮拜。遍至代州。見一人。先非舊識。無何而至。引察從臺北木瓜谷。上北臺。經兩宿。每六時。嘗聞鐘聲。又夜聞青雀數百飛鳴。左右不見其形。又向中臺。經兩宿。又往西臺。將去之時。有百鳥飛引其前。還至中臺。方乃遠去。其年。又有并州尼四人。往登臺首回還。一尼折花五莖。欲將向下。遂失道路。飢寒並至。夢一僧賜之飲食。因爾不飢。仍告曰。以汝盜花五莖。罰汝不歸五日餘。更無苦勿復多憂。五日既滿。得遵歸路。

西京清信士。房德元。王玄爽。少結地外之交。並因讀華嚴經見菩薩住處品。遂心專勝地。以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共往登之。初半路食時將到。忽聞谷下大聲告曰。食時至。及登中臺。並聞鐘聲香氣。後日重往。食未畢間。又聞谷下大聲。連告之曰。登臺遲去也。既承此告。即發人而往。後還京邑。忻暢本懷。請名行僧設齋。陳敘焉。

洛陽白馬寺沙門惠藏。本汾邑人。幽栖高潔僧也。孝敬皇帝。重修白馬寺。栖集名德。竚植福田。藏深契定。門最為稱首。以調露元年四月。與汾州弘演禪師。同州愛敬寺沙門惠恂。汴州沙門靈智。并州沙門名遠。及異方同志沙門靈裕等。於娑婆寺。坐夏九十日中。精加懺洗。解夏安居。與道俗五十餘人。相次登臺。藏禪師。與三十人。將至中臺。同見白鶴一群。隨行數里。適至臺首。奄忽而滅。僧名遠靈裕等。一十八人。先向東臺。見五色慶雲。僧惠恂後往。亦同前見。名遠於中臺佛塔東南六十餘步。又見雜色瑞光。形如佛像。光高可三丈。人或去就。光亦隨之。禮二十餘拜。良久方滅。僧靈智。於太華池南三十餘步。見光如日。大可三丈。百千種色。重沓相間。霏微表著。難可具名。而舉眾形服威儀。屈伸俯仰。光中悉見。如臨明鏡。智等。奪目喪神。心魂失措。頂禮懇誠。少選而滅。又智等。正見光時。佛塔之前。有三沙彌。頂臂焚香。以身供養。復見此光在其東面。藏等周旋往來。向經七日。方遵歸路焉。

## 支流雜述五

後魏永安二年。恒州刺史呼延慶。獵於此山。有獵師四人。見一山猪甚大。異於常猪。射之飲羽逐之。垂及午時。初雪血跡皎然。東南至一平原之內。有水南流。東有人居。屋宇連接。猪入其門裏。門外有二長者。鬚鬢皓白拄杖。問。卿等何人。乃以實對。長者曰。此是吾猪。而卿妄射當合罪。卿今相捨。也不得入門裏來。獵人對曰。以肉為糧。逐來三日。猪既不得。請乞食而去。曰。可至村東。取棗為糧。而棗方孰。林果甚茂。獵師食訖。皆以皮袋盛之。復跡而還。為延慶說之。猶有餘棗一袋。并枝葉焉。

齊隱士王。劇居此山。而好養生之術。武定年。文襄在并州。為母匹僂大妃。起四部眾大齋。王躬率百僚。詣齋所。前驅靜道。觀者遠避。時見一人。赤白色美眉。須穎異。衣服鮮麗。容狀至偉。去馬前百步。掉臂而行。前驅驟馬呵逐。竟不能及。迫至城曲。隱入人叢。文襄遙見之。至齋。王自行香。其人亦在齋坐。文襄。親問居貫名氏。有何道術。答曰。滄州人。姓王。名劇。少愛恬靜。不堪家事。寄五臺山。更無道術。聞王設四部大齋。福德無量。竊預禮敬三寶耳。

代州郭下。有聶世師者。士俗以為難測之人也。年可五六十。顏容赤黑。視瞬澄諦。其耳長大。可餘四寸。居室鄙陋。衣服破弊。凡見道俗。必勸之行善。或隱竊語

人曰。令向五臺禮拜。近有選官者。恐不稱意。專心念佛。乃夢其人謂曰。汝莫憂愁。得代州某官。我姓聶。名世師。汝當識我。其人驚覺。比至銓衡。果如所記。志心訪問。恰得世師。形儀相狀。一如先夢。乃脫新衣一襲施之。自爾代郡官僚。常多供養。然所獲物。輒與乞人。若無取者。隨在棄之。余幸曾遇。一中同飯。觀其動止。實異常流。而凡得飯食。必分讓上下。此似潛行六和敬事法。食訖將別。謂余曰。閻浮提人。多不定聚。師當努力也。後臨終之日。家磬自鳴。道俗有懷。送者雲赴。

繁峙縣城內景雲寺邊有老人。姓王。名相兒。採藥為業。余曾至其家食。老人與余言敘。因云。弟子。曾向臺北大柏谷採藥。忽於方石之上。有一雙人手。紅赤鮮白。文理分明。齊腕已上合掌。生於石裏。弟子念曰。此多是藥。思欲至家檢方料理。乃以刀割取數重。裹複置採藥籠內。總以袋盛。擔之而歸。將出谷。忽思念曰。此若是仙藥。或能變化。試更驗之。及至迴看。唯袋存焉。藥與籠複。莫知其處。弟子敬歎。恨不先噉之。山有藥名長松。其藥。取根食之。皮色如薺苨。長三五尺。味微苦。無毒。久服保益。至於解諸蟲毒。最為良驗。土俗貴之。常採以備急。然神農本草經。及隱居所紀。並無此藥。近有沙門普明。節操昭著。感空中聲告。因爾而傳之。慶哉。末世蒼生。遇此大仙之賜也。其諸藥。可百餘種。大黃。仁參。寔繁其類也。

古清涼傳卷下(終)